

序跋集萃

(一) 词集词作序跋

玄真子渔歌记 (唐)李德裕

德裕顷在内庭，伏睹宪宗皇帝写真，求访玄真子[渔歌]，叹不能致。余世与玄真子有旧，早闻其名，又感明主赏异爱才，见思如此。每梦想遗迹，今乃获之，如遇良宝。于戏，渔父贤而名隐，鸱夷智而功高，未若玄真隐而名彰，显而无事，不穷不达，其严光之比欤。处二子之间，诚有裕矣。长庆三年甲寅岁夏四月辛未日，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德裕记。(《李文饶文集？李卫公别集》卷七)

注：张志和号玄真子。 竹枝词序

(唐)刘禹锡

四方之歌，异音而同乐。岁正月，余来建平，里中儿联歌[竹枝]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，歌者扬袂睢舞，以曲多为贤。聆其音，中黄钟之羽，卒章激讦如吴声，虽伧伧不可分，而含思宛转，有淇澳之艳。昔屈原居沅湘间，其民迎神，词多鄙陋，乃为作九歌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，故余亦作[竹枝词]九篇，俾善歌者飏之，附于末后之聆巴(俞欠)知变风之自焉。(《刘宾客文集》卷二十七)跋金奁集

陆游

飞卿[南歌子]八阙，语意工妙，殆可追配刘梦得[竹枝]，信一时杰作也。淳熙己酉立秋，观于国史院直庐。是日风雨，桐叶满庭。放翁书。(《陆游集》)

注：《金奁集》，作者温庭筠。阳春集序

陈世修

南唐相国冯公延巳，乃余外舍祖也。公与李江南有布衣旧，因以渊谟大计，弼成宏业。江南有国，以其勋贤，遂登台辅。与弟文昌左相延鲁，俱竭虑于国，庸功日著，时称二冯焉。公以金陵盛时，内外无事，朋僚亲旧，或当燕集，多运藻思，为乐府新词，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，所以娱宾而遣兴也。日月寝久，录而成编。观其思深辞丽，韵律调新，真清奇飘逸之才也。噫，公以远图长策翊李氏，卒令有江介地，而居鼎辅之任，磊磊乎才业何其壮也。及乎国已宁，家已成，又能不矜不伐，以清商自娱，为之歌诗以吟咏情性，飘飘乎才思何其清也。核是之美，萃之于身，何其贤也。公薨之后，吴王纳土，旧帙散失，十无一二，今采获所存，勒成一帙，藏之于家云。大宋嘉祐戊戌十月望日，陈世修序。(《百家词》)

注：《阳春集》，作者冯延巳。 书李主词

苏轼

“三十余年家国，数千里地山河，几曾识干戈。一旦归为臣虏，沈腰潘鬓消磨。最是苍皇辞庙日，教坊犹奏别离歌，挥泪对宫娥。”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，举国与人，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，谢其民而后行，顾乃挥泪宫娥、听教坊离曲哉？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一五九一《东坡题跋》卷三）

注：李主即后主李煜。花间集序（五代）欧阳炯

镂玉雕琼，拟化工而迥巧；裁花剪叶，夺春艳以争鲜。是以唱云谣则金母池清，挹霞醴则穆王心醉。名高白雪，声声而自合鸾歌；响遏行云，字字而偏谐凤律。杨柳大堤之句，乐府相传；芙蓉曲渚之篇，豪家自制。莫不争高门下，三千玳瑁之簪；竞富尊前，数十珊瑚之树。则有绮筵公子，绣幌佳人，递叶叶之花笺，文抽丽锦；举纤纤之玉指，拍按香檀。不无清绝之辞，用助娇娆之态。自南朝之宫体，扇北里之倡风。何止言之不文，所谓秀而不实。有唐已降，率土之滨，家家之香径春风，宁寻越艳；处处之红楼夜月，自锁（女亘）娥。在明皇朝，则有李太白应制[清平乐]词四首，近代温飞卿，复有《金筌集》。尔来作者，无愧前人。今卫尉少卿赵崇祚，以拾翠洲边，自得羽毛之异；织绡泉底，独殊机杼之功。广会众宾，时延佳论。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，分为十卷。以炯粗预知音，辱请命题，仍为序引，乃命曰《花间集》。将使西园英哲，用资羽盖之欢；南国婣娟，休唱莲舟之引。时大蜀广政三年夏四月日序。（《百家词》）花间集跋

晁谦之

右《花间集》十卷，皆唐末才士长短句，情真而调逸，思深而言婉。嗟夫！虽文之靡无补于世，亦可谓工矣。建康旧有本，比得往年例卷，犹载郡将监司僚幕之行，有六朝实录与《花间集》之赅。又他处本皆讹舛，乃是正而复刊，聊以存旧事云。绍兴十八年二月二日，济阳晁谦之题。（《影刊宋金元明本词》）花间集跋二则

陆游（一）

《花间集》皆唐末五代时人作。方斯时，天下岌岌，生民救死不暇，士大夫乃流宕如此，可叹也哉！或者出于无聊故邪？笠泽翁书。（二）

唐自大中后，诗家日趣浅薄，其间杰出者，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，久而自厌，然桎于俗尚，不能拔出。会有倚声作词者，本欲酒间易晓，颇摆落故态，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，此集所载是也。故历唐季五代，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。盖天宝以后，诗人常恨文不迨；大中以后，诗衰而倚声作，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，后世孰得而议？笔墨驰骋则一，能此不能彼，未易以理推也。开禧元年十二月乙卯，务观东篱书。（《词苑英华》）逍遥词

附记

潘阆

茂秀茂秀，颇有吟性，若或忘倦，必取大名，老夫之言又非佞也。闻诵诗云：“入郭无人识，归山有鹤迎。”又云：“犬睡长廊静，僧归片石闲。”虽无妙用，亦可播于人口耶。然诗家之流，古自尤少，间代而出，或谓比肩。当其用意欲深，放情须远，变风雅之道，岂可容易而闻之哉！其所要[酒泉子]曲子十一首，并写封在宅内也。若或水榭高歌，松轩静唱，盘泊之意，缥缈之情，亦尽见于兹矣。其间作用，理且一焉。即勿以礼翰不谨而为笑耶。阆顿首。（四印斋汇刻《宋元三十一家词》）

注：《逍遥词》，作者潘阆。 逍遥词附记：

黄静

潘阆谪仙人也，放怀湖山，随意吟咏，词翰飘洒，非俗子所可仰望。虽寓钱塘而篇章靡有存者。[酒泉子]十首，乃得之蜀人，其石本今在彭之使厅，予适为西湖吏，宜饘诸石，庶共其传。崇宁五年重午日，武夷黄静记。（四印斋汇刻《宋元三十一家词》） 逍遥词附记三

陆子遹

子遹窃惟是邦以严名州，为子陵也，以桐庐名郡，为桐君也。二公之所立，可以为廉贪立懦，有不容称赞者。皇朝所以作风俗，亦未曾不在是。方削平僭伪，平定戎虏，告成岱宗。时则有若潘先生阆、杨先生朴、魏先生野，以高节简知圣心，师表一世，而句法清古，语带烟霞，近时罕及。妄意以为可袭二公之风，谨刻梓于郡斋，以与有志斯道者共之。绍定之元冬十一月辛未，山阴陆子遹书。（四印斋汇刻《宋元三十一家词》） 书乐章集后

黄裳

予观柳氏乐章，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，如观杜甫诗，典雅文华，无所不有。是时予方为儿，犹想见其风俗，欢声和气，洋溢道路之间，动植咸若。令人歌柳词，闻其声、听其词，如丁斯时，使人慨然所感。呜呼！太平气象，柳能一写于乐章，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，岂可废耶？（《演山集》卷三十五）

注：《乐章集》作者柳永。 张子野词跋

苏轼

子野诗笔老妙，歌词乃其余波耳。华州西溪诗云：“浮萍破处见山影，小艇归时闻草声。”又和余诗云：“愁似鳏鱼知夜永，懒同蝴蝶为春忙。”若此之类，皆可以追配古人，而世俗但称其歌词。昔周昉画人物皆入神品，而世但知有周昉士女，盖所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欤。眉山苏轼子瞻题。（《百家词》）六一词跋

佚名 荆公尝对客诵永叔小阕云：“五彩新丝缠角粽，金盘送，生绡画扇盘双凤。”曰三十年前见其全篇，今才记三句。乃永叔在李太尉端愿席上所作十二月鼓子词。数词人求之，不可得。呜呼！荆公之没二纪，余自水平幕召还，过武陵始得于州将李君谊。追恨荆公之不获见也。谊，太尉犹子也。口口口口年中秋日，金陵口口口记。（《宋六十名家词》）

注：欧阳修号“六一居士”，有《六一词》。 六一词跋

朱松

政和丙申冬，余自京师过歙州，太守濠梁许君颂之席上，见许君举荆公所记三句，且云此词才情有余，他人不能道也。后十二年，建炎戊申，偶得此本于长乐同官方君。后四年，辛亥绍兴二月朔，自尤溪避盗宿龙爬以待二弟，适无事，漫录于此。吏部员外郎朱松乔年。（《宋六十名家词》） 六一词跋

罗泌

情动于中，而形于言，人之常也。诗三百篇，如侯城隅、望复关、标梅实、赠芍药之类，圣人未尝删焉。陶渊明闲情一赋，岂害其为达，而梁昭明以为白玉微瑕，何也？公性至刚，而与物有情，盖尝致意于诗。为之本义，温柔宽厚，所谓深矣。吟咏之余，溢为歌词，有《平山集》盛传于世，曾卜造雅词不尽收也。今定为四卷，且载乐语于首。其甚浅近者，前辈多谓刘辉伪作，故削之。元丰中，崔公度跋冯延巳《阳春录》，谓皆延巳亲笔，其间有误入《六一词》者，近世桐（汭）内志、新安志亦记其事。今观延巳之词，往往自与唐《花间集》、《尊前集》相混，而柳三变词亦杂《平山集》中。则此三卷，或其浮艳者，殆非公之少作，疑以传疑可也。郡人罗泌校正。（《百家词》） 小山词自序

晏几道

补亡一编，补乐府之亡也，叔原往者浮沉酒中，病世之歌词，不足以析醒解悦，试续南部诸贤绪余，作五七字语，期以自娱，不独叙其所怀，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，所同游者意中事。尝思感物之情，古今不易，窃以谓篇中之意，昔人所不遗，第于今无传尔。故今所制，通以补亡名之。始时，沈十二廉叔，陈十君龙，家有莲，鸿、蘋、云，品清讴娱客，每得一解，即以草授诸儿。吾三人持酒听之，为一笑乐而已。而君龙疾废卧家，廉叔下世，昔之狂篇醉句，遂与两家歌儿酒使具流转于人间。自尔邮传滋多，积有窜易。七月己巳，为高平公缀辑成编。追惟往昔过从饮酒之人，或垆木已长，或病不偶，考其篇中所记，悲欢合离之事，如幻如电，如昨梦前尘，但能掩卷抚然，感光阴之易迁，叹境缘之无实也。（《彊村丛书》） 小山词序

黄庭坚

晏叔原，临淄公之暮子也。磊隗权奇，疏于顾忌，文章翰墨，自立规摹。常欲轩轻人而不受世之轻重。诸公虽称爱之，而又以小谨望之，遂陆沉于下位。平生潜心六艺，玩思百家，持论甚高，未尝以沽世。余尝怪而问焉，曰：我槃跚勃窣，犹获罪于诸公。愤而吐之，是唾人面也。乃独嬉弄于乐府之余，而寓以诗人之句法，清壮顿挫，能动摇人心，士大夫传之，以为有临淄之风耳。罕能味其言也。余尝论叔原，固人英也，其痴亦自绝人。爱叔原者，皆愠而问其目，曰：仕宦连蹇，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，是一痴也；论文自有体，不肯一作新进土语，此又一痴也；费资千百万，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，此又一痴也；人百负之而不恨，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，此又一痴也。乃共以为然，至若此。至其乐府，可谓狎邪之大雅，豪士之鼓吹。其合者，高唐、洛神之流；其下者，岂减桃叶、团扇哉！余少时间作乐府，以使酒玩世。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，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，特未见叔原之作耶。虽然，彼富贵得意，室有倩盼惠女，而主人好文，必当市致千金，家求善本。曰：独不得与叔原同时耶！若乃妙年美士，近知酒色之虞；苦节（月瞿）儒，晚悟裙裾之乐，鼓之舞之，使宴安鸩毒而不悔，是则叔原之罪也哉？山谷道人序。（《彊村丛书》）

书清泉寺词

苏轼

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，亦曰螺师店。余将买田其间，因相田。得疾，闻麻桥人庞安时善医而聋。安时虽聋而颖悟过人，以指画字，不尽数字，辄了人深意。余戏之云，余以手为口，君以眼为耳，皆一时异人也。疾愈，与之同游清泉寺。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，有王逸少洗笔泉，水极甘，下临兰溪，水西流。余作歌云：“山下兰芽短浸溪，松间沙路净无泥，萧萧暮雨子规啼。谁道人生难再少，君看流水尚能西，休将白发唱黄鸡。”是日极饮而归。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一五九一《东坡题跋》卷三） 书黄泥坂词后

苏轼

余在黄州大醉中作此词，小儿辈藏去，稿醒后不复见也。前夜与黄鲁直、张文潜、晁无咎夜坐，三客翻倒几案，搜索篋笥，偶得之。字半不可读，以意寻究，乃得其全。文潜喜甚，手录一本遗余，持元本去。明日得王晋卿书云：吾日夕购子书不厌，近又以三缣博两纸，子有近书，当稍以遗我，毋多费我绢也。乃用澄心堂纸，李承晏墨书此遗之。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。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一五九一《东坡题跋》卷三）

跋戚氏

李之仪

中山控北虏，为天下重镇。一时选寄，皆一时人物。然轻裘缓带，折冲樽

俎，韩忠献、宋景文公而已。元祐末，东坡老人自礼部尚书以端明殿学士加翰林除侍读学士，为定州安抚使。开府延辟，多取其气类。故之仪以门生从辟，而蜀人孙子发实相与俱。于是海陵滕兴公、温陵曾仲锡为定倅。五人者，每辨色会于公厅，领所事竟，按前所约之地，穷日力尽欢而罢。或夜则以晓角动为期。方从容醉笑间，多令官妓随意歌于坐侧，各因其谱，即席赋咏。一日，歌者辄于老人之侧，作[戚氏]，意将索老人之才子仓卒，以验天下之所向慕者。老人笑而颌之。邂逅方论穆天子事，颇摘其虚诞，遂资以应之。随声随写，歌竟篇就，才点定五六字尔。坐中随声击节，终席不间他辞，亦不容别进一语。临分曰：足以为中山一时盛事。前固莫与此，而后来者未必能继也。方图刻石以表之而谪去，宾客皆分散。政和壬辰八月二十日夜，葛大川出此词于宁国庄，姑溪居士李之仪书。（《姑溪居士文集》卷三十八）跋子瞻醉翁操

黄庭坚

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，故极功。余则以为不然，彼其老于文章，故落笔皆超轶绝尘耳。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一五六四《山谷题跋》卷二）跋东坡乐府

黄庭坚

“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定。时见幽人独往来，缥缈惊鸿影。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”

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。语意高妙，似非吃烟火食人语，非胸中有万卷书，笔下无一点尘俗气，孰能至此？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一五六四《山谷题跋》卷二）跋东坡长短句

黄庭坚 龙丘子，陈卞造季常之别号也。作《无愁可解》，东坡为作序引，而世人因号东坡为龙丘，所谓盖有不知而作之者。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一五六四《山谷题跋》卷九）东坡词拾遗跋语

曾卞造

东坡先生长短句既镂板，复得张宾老所编，并载于蜀本者悉收之。江山秀丽之句，樽俎戏剧之词，搜罗几尽矣。传之无穷，想象豪放风流之不可及也。绍兴辛未孟冬，至游居士曾卞造题。（《百家词》）跋东坡七夕词后

陆游

昔人作七夕诗，率不免有珠栊绮疏惜别之意。惟东坡此篇，居然是星汉上语。歌之，曲终，觉天风海雨逼人，学诗者当以是求之。庆元元年元日，笠泽陆某书。（《陆游集》）跋东坡行香子词

楼钥

《挥麈第三录》载东坡自黄州移汝州，中道起守文登，舟次泗上，偶作词

云：“何人无事，燕坐空山。望长桥上灯火闹，使君还。”太守刘士彦，法家者流，山东木强人也。闻之，亟谒东坡，云：“知有新词。学士名满天下，一出则京师便传。在法，泗州夜过长桥者，徒二年，况知州耶？”切告收起，勿以示人。东坡笑曰：“轼一生罪过开口，不在徒二年以下。”吾乡丰吏部叔贾谊倅盱眙，游南山寺，有老僧云：寺旧有苦条木一段，上有东坡亲书[行香子]词，后沉于深水中。亟募人取得之，遗墨如新，就刻其上。寻为一军官买去。折为枪杆矣。此词惟曾宝文端伯所编本有之，亦云与泗守游南山作。则《挥麈》所载殆未尽，岂与之同游后乃阅其词耶？从丰氏得墨本。既登之石，又以寄施使君武子，请刻之以为都梁一段嘉话。（《适园丛书·攻（女鬼）题跋》卷五） 东坡乐府集选引（金）元好问

绛人孙安尝注坡词，参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诗话，删去他人所作[无愁可解]之类五十六首，其所是正亦无虑数十百处，坡词遂为完本，不可谓无功。然尚有可论者，如古岸开青葙，[南柯子]以末后二句倒入前篇，此等犹为未尽，然特其小者耳、就中野店鸡号一篇，极害义理，不知谁所作，世人误为东坡，而小说家又以神宗之言实之，云神宗闻此词不能平，乃贬坡黄州，且言教苏某闲处袖手，看朕与王安石治天下。安常不能辨，复收之。集中如“当时共客长安，似二陆初来俱妙年。有胸中万卷，笔头千字，致君尧舜，此书何难。用舍由时，行藏在我，袖手何妨闲处看”之句，其鄙俚浅近，叫呼衔鬻，殆市狙之雄，醉饱而后发之，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，而谓东坡作者，误矣。又前人诗文有一句或一二字异同者，盖传写之处，不无讹谬，或是落笔之后，随有改定，而安常一切以别本为是，是亦好奇尚异之蔽也。就孙集录取七十五首，遇语句两出者，择而从之，自馀玉龟山一篇，予谓非东坡不能作，孙以为古词，删去之，当自别有所据，姑存卷末，以候更考。丙申九月朔，书于阳平寓居之东斋，元某引。（《遗山先生文集》卷三十六，四部丛刊初编本）书乐府长短句后

李之仪

器之上人，好事不立畦畛，所到人多喜之。喜收予书，虽造次必录无择。藏云岁杪，夜长灯暗，辄以此轴见邀，如醉梦中。随智臣口占，随得随书，不觉轴尽。又以岁月与其会人，及其他见邀，云：将为异日之观。时大观四年十二月十日夜，释宝之、周智臣、葛大川、释子长、樊圣可，并器之与予也。入云际院东房火积中记。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一九三九《姑溪居士全集》六《姑溪居士后集》卷第十五）跋吴思道小词

李之仪

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，自有一种风格，稍不如格，便觉齟齬。唐人但以诗句，而用和声抑扬以就之，若今之歌阳关词是也。至唐末，遂因其声之长

短句，而以意填之，始一变以成音律。大抵以《花间集》中所载为宗，然多小阙。至柳耆卿，始铺叙展衍，备足无余，形容盛明，千载如逢当日，较之《花间》所集，韵终不胜。由是知其为难能也。张子野独矫拂而振起之，虽刻意追逐，要是才不足而情有余。良可佳者，晏元献、欧阳文忠、宋景文，则以其余力游戏，而风流闲雅，超出意表，又非其类也。谛味研究，字字皆有据，而其妙见于卒章，语尽而意不尽，意尽而情不尽，岂平平可得仿佛哉！思道覃思精诣，专以《花间》所集为准，其自得处，未易咫尺可论。苟辅之以晏、欧阳、宋，而取舍于张、柳，其进也，将不得而御矣。（《姑溪居士文集》卷四十）

演山居士新词序

黄裳

演山居士闲居无事，多逸思，自适于诗酒间。或为长短篇及五七言，或协以声而歌之，吟咏以舒其情，舞蹈以致其乐。因言，风雅颂诗之体，赋比兴诗之用，古之诗人，志趣之所向，情理之所感，含思则有赋，触类则有比，对景则有兴，以言乎德则有风，以言乎政则有雅，以言乎功则有颂。采诗之官收之于乐府，荐之于郊庙，其诚可以动天地、感鬼神；其理可以经夫妇、移风俗。有天下者得之以正乎下，而下或以为嘉。有一国者得之以化乎下，而下或以为美。以其主文而谏，故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诫。然则古之歌词，固有本哉！六序以风为首，终于雅颂，而赋比兴存乎其中，亦有义乎？以其志趣之所向，情理之所感，有诸中以为德，见于外以为风，然后赋比兴本乎此以成其体，以给其用。六者圣人特统以义而为之名，苟非义之所在，圣人之所删焉。故予之词清淡而正，悦人之听者鲜，乃序以为说。（《演山集》卷二十）

注：演山居士即黄裳。

跋山谷二词

李之仪

当涂僻在一隅，与淮南、两浙皆接境，距京师亦不甚远。溪山之秀，饮食之富，他处未易过之。异时为守者，多荐绅间知名士，来者往往爱之，以故流传以为胜地。然独无文词翰墨，表发其胜，不免有异同之论。鲁直自放废中起为吏部郎，再辞不起，遂请无为、当涂，而得当涂。犹蹭蹬几一年，方到官。既到，七日而罢，又数日乃去。其章句字画，所留不能多，而天下固已交口传诵，欲到其地，想见其真迹。及其所及之人物，皆不可得为不足。由是当涂鼎然真东南佳处矣。事固有幸不幸者，其来已久，卓然自起，足以见称而有托。特无有力者以发明之，则沦落湮没，遂同腐草者，固不少。如苏小、真娘、念奴、阿买辈，不知其人物技能果何如，而偶谐文士一时笔次，夤缘以至不朽。则所谓幸者，讵不谅哉？如欧如梅者，斯又幸之甚者焉。余居当涂凡五六年

，鲁直所寓笔墨，无不见之。独求此二词，竟不知所在。比迁金陵又二年，一日，杨君庶之以书见抵，并以之相示，而求记其后，方知在杨氏，盖深藏不妄示人也。杨君岂以余与鲁直厚，故见诱。而久之方出者，亦或别有所谓邪。

所谓欧与梅者，皆当涂官奴也。鲁直赋二词，且有诗云：“欧靓腰枝柳一窝，大梅催拍小梅歌。舞余细点梨花雨，奈此当涂风月何。”盖为是也。（《姑溪居士文集》卷三十九）又跋黄鲁直蜀中诗词 周必大

杜少陵、刘梦得诗，自夔州后顿异前作，世皆言文人流落不偶，乃刻意著述，而不知巫峡峻峰激流之势有以助之也。山谷自戎徙黔，身行夔路，故词章翰墨日益超妙，观此三帖。淳熙五年十月十三日。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一五六七《益公题跋》卷十）书王观复乐府

黄庭坚

观复乐府长短句，清丽不凡，今时士大夫及之者鲜矣。然须熟读元献、景文笔墨，使语意浑厚乃尽之。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一五六四《山谷题跋》卷七）跋王君玉定风波

黄庭坚

“把酒花前欲问天，春来秋去苦茫然。风雨满枝花满地，何事却教纤草占流年。试把钿筝重促柱，无绪。酒阑清泪滴朱弦。赖有玉人相顾好，轻笑。却疑春色在婵娟。”

王君玉流落在外，转守七郡，意不能无舛望，然终篇所寄，似为执政者不悦而独怜之耶？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一五六四《山谷题跋》卷九）书秦少游词后

苏轼

少游昔在虔州，尝梦中作词云：“山路雨添花，花动一山春色。行到小溪深处，有黄鹏千百。飞云当面化龙蛇，夭矫转空碧。醉卧古藤阴下，了不知南北。”供奉官依君沔居湖南，喜从迁客游，尤为吕元钧所称。又能诵少游事甚详，为余道此词至流涕，乃录本使藏之。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二十一日。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一五九一《东坡题跋》卷三）跋秦少游踏莎行

黄庭坚

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肠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，砌成此恨无重数。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。”

右少游发郴州回横州多顾有所属而作，语意极似刘梦得楚蜀间诗也。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一五六四《山谷题跋》卷九）跋米元章书秦少游词 周必大

借眼前之景而含万里不尽之情，因古人之法而得三昧自在之力，此词此字

所以传世。乾道己丑五月二十四日。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一五六七《益公题跋》卷九）跋小重山词

李之仪

右六诗，托长短句寄[小重山]。是谱不传久矣。张先子野始从梨园乐工花日新度之，然卒无其词。异时秦观少游谓其声有琴中韵，将为予欲言者，竟亦不逮。崇宁四年冬，予遇故人贺铸方回，遂传两阙。宛转纳绎，能到人所不到处。从而和者，凡五六篇，独得游酢定甫一篇，并予所继者次第之。会沈端卿彦国六人于瑞竹方丈，彦国出此纸，固以识之。诸上善人，随喜作观，定似天津桥上，看弄狺狺。不知忠国师见之，如何下语。（《姑溪居士文集》卷四十）

注：〔小重山〕词，贺铸作。再跋小重山后

李之仪

予与方回相别五六年，邂逅江上，未及见，首折简问劳甚勤恳。其末云：“此多长短句，安得与君抑扬于尊俎间，以寻平日美况？”未几，遽以相及。每为之呻吟纳绎，未必中律。要将披写倦滞，如与之周旋时。有仿佛其妙处，辄次第之，庶几知所警策也。（《姑溪居士文集》卷四十）题贺方回词

李之仪

右方回词。吴女宛转有馀韵，方回过而悦之，遂将委质焉。其投怀固在所先也。自方回南北，垢面蓬首，不复与世故接。卒岁注望，虽传记抑扬，一意不迁者，不是过也。方回每为吾语，必怅然恨不即致之。一日暮夜，叩门坠简。始辄异其来非时，果以是见许，继出二阙，予尝报之曰：已储一升许泪，以俟佳作。于是呻吟不绝韵，几为之坠睫。尤物不耐久，不独今日所艰。予岂木石哉？其与我同者，试一度之。（《姑溪居士文集》卷四十）跋凌献引后

李之仪

凌（高欠）台表见江左，异时词人墨客，形容藻绘，多发于诗句，而乐府之传，则未闻焉。一日，会稽贺方回登而赋之，借[金人捧露盘]以寄其声，于是昔之形容藻绘者不足以击节。方回又以一时所寓，固已超然绝诣，独无桓野王辈相与周旋，遂于卒章以申其不得而已者。则方回之人物，兹可量已。（《姑溪居士文集》卷四十）东山词序

张耒文章之于人，有满心而发，肆口而成，不待思虑而工，不待雕琢而丽者，皆天理之自然，而性情之至道也。世之言雄暴（九虎）武者，莫如刘季、项籍，此两人者，岂有儿女之情哉？至其过故乡而感慨，别美人而涕泣，情发于言，流为歌词，含思凄惋，闻者动心。为此两人者，岂其费心而得之哉？直寄其意耳！余友贺方回，博学业文，而乐府之词，高绝一世。携一编示余，大抵

倚声而为之，词皆可歌也。或者讥方回好学能文，而惟是为工，何哉？余应之曰：是所谓满心而发，肆口而成，虽欲已焉而不得者。若其粉泽之工，则其才之所至，亦不自知也。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，而妖冶如揽嫫施之祛，幽洁如屈宋，悲壮如苏李，览者自知之，盖有不可胜言者矣。谯郡张耒文潜序。（《强村丛书》） 书旧词后

陈师道

晁无咎云：眉山公之词，盖不更此而境也。余谓不然，宋玉 初不识巫山神女而能赋之，岂待更而境也。余它文未能及人，独 于词自谓不减秦七、黄九。而为卿掾三年，去而复还，又三年矣。 而卿士无欲余之词者，独杜氏子勤恳不已，且云所得诗词满筐，家 多畜纸笔墨，有暇则学书，使不如言其志，亦可喜也，乃写以遗 之。古语所谓“但解闭门留我处，主人莫问是谁家”者也。元符 三年十一月一日，后山居士书。（《后山集》卷十七） 跋后山居士长短句

陆 游

唐末，诗益卑，而乐府词高古工妙，庶几汉魏。陈无己诗妙 天下，以其余作辞，宜其工矣。顾乃不然，殆未易晓也。绍熙二 年正月二十四日，雪中试朱元亨笔，因书。（《陆游集》） 片玉词序

强焕

文章政事，初非两途。学之优者，发而为政，必有可观；政有其暇，则游艺于咏歌者，必其才有余辨者也。溧水为负山之邑，官赋浩穰，民讼纷沓，似不可以弦歌为政。而待制周公，元祐癸酉春中为县长于斯，其政敬简，民到于今称之者，固有余爱。而其尤可称者，于拨烦治剧之中，不妨舒啸。一觞一咏，句中有眼，脍炙人口者，又有余声，声洋洋乎在耳侧，其政有不亡者存。余慕周公之才名有年于兹，不谓于八十余载之后，踵公旧踪，既喜而且愧。故自到任以来，访其政事，于所治后圃，得其遗政，有亭曰“姑射”，有堂曰“萧闲”，皆取神仙中事，揭而名之，可以想像其襟抱之不凡。而又睹“新绿”之地，“隔浦”之莲，依然在目，抑又思公之词，其摹写物态，曲尽其妙。方思有以发扬其声之不可忘者，而未能及乎！暇日从容式燕嘉宾，歌者在上方，果以公之词为首唱，夫然后知邑人爱其词，乃所以不忘其政也。余欲广邑人爱之之意，故裒公之词，旁搜远绍，仅得百八十有二章，厘为上下卷，乃辍俸余，鸠工斲木，以寿其传。非惟慰邑人之思，亦薪传之有所托，俾人声其歌者，足以知其才之优于为邑如此。故冠之以序，而述其意云。公讳邦彦，字美成，钱塘人也。淳熙岁在上章困敦孟陬月圜赤奋若，晋阳强焕序。（毛刻《片玉词》汲古阁本）

注：《片玉词》，作者周邦彦。 片玉词序

刘肃 辞不轻措，辞之工也。阅词必详其所措，工于阅者也。措之非轻，而阅之非详，工于阅而不工于措，胥失矣，亦奚胥望焉。是知雌霓之诵，方脱诸口，而见谓知音白题；八滑之事既陈，而当世之疑已释；（木苦）矢萍实，苟非推其所从，则是物也，弃物耳，谁欤能知？触物而不明其原，睹事而莫征所自，与冥行何别？故曰：无张华之博，则孰知五色之珍；乏雷焕之识，则孰辨冲斗之灵？况措辞之工，岂有不待于阅者之笺释耶。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，寄情长短句，缜密典丽，流风可仰。其征辞引类，推古夸今，或借字用意，言言皆有来历，真足冠冕词林。欢筵歌席，率知崇爱，知其故实者几何人斯？殆犹属目于雾中花、云中月，虽意其美，而皎然识其所以美则未也。章江陈少章，家世以学问文章为庐陵望族，涵泳经籍之暇，阅其词，病旧注之简略，遂详而疏之。俾歌之者究其事，达其辞，则美成之美益彰，犹获昆山之片珍，琢其质而彰其文，其不快夫人之心目也。因命之曰《片玉集》云。少章名元龙。时嘉定辛未杪腊，庐陵刘肃必钦序。（《强村丛书》）题溪堂词

漫叟

谢无逸，临川进士，自号溪堂。学古高杰，文辞锻炼，篇篇有古意，而尤工于诗词。黄山谷尝读其诗云：“晁、张流也，恨未识面耳。”其诗曰：“山寒石发瘦，水落溪毛凋。”又曰：“老风垂头噤不语，枯木槎牙噪春鸟。”其词曰：“黛浅眉痕沁，红添酒面潮。”又曰：“鱼跃冰池飞玉尺，云横石岭拂蛟绡。”皆百炼乃出冶者，晁、张又将避一舍矣。漫叟题。（《宋六十名家词》）

注：《溪堂词》，作者谢逸。 阳春集跋

米友仁

绍兴戊午中春初七日，懒拙道人得守滁阳。既老则懒，遂请 宫投闲，泛舟来平江大姚村，过谦之于庄舍。乍朝来居深村， 然如濯清风于三伏畏暑中，其为快有不可胜言者。大恨未能增置 百斛，尚依微禄以哺孥稚，未能便纳政为闲，容相从云水间耳。岂 非老业？家女甥索书，此柔毫顽悍，作书不成，略无可观。是月 十三日。元晖。（《知不足斋丛书》）

注：《阳春集》，作者米友仁。 渔父词自跋

徐俯 张志和《渔父词》云：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鳊鱼肥。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顾况《渔父词》云：“新妇矶边月朗，女儿浦口潮平，沙头鹭宿鱼惊。”东坡云：“元真语极丽，恨其曲度不传。”加数语以[浣溪沙]歌之云：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散花洲外片帆微，桃花流水鳊鱼肥。自茆一身青箬笠，相随到处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山谷见之，击节称

赏，且云：“惜乎‘散花’与‘桃花’字重叠，又渔舟少有使帆者”，巧取张顾二词，合为[浣溪沙]云：“新妇矶边眉黛愁，女儿浦口眼波秋，惊鱼错认月沉钩。青箬笠前无限事，绿蓑衣底一时休，斜风细雨转船头。”东坡跋云：“鲁直此词，清新婉丽，其最得意处，以山光水色替却玉肌花貌，真得渔父家风也。然才出新妇矶，便入儿浦，此渔父无乃太澜浪乎！”山谷晚年亦悔前作之未工。因表弟李如箴言《渔父词》，以[鹧鸪天]歌之，甚协律，恨语少声多耳，因以宪宗遗（一作画）像求元真子文章，及元真之兄松龄劝归之意，足前后数句云：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，朝廷尚觅元真子，何处如今更有诗。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人间欲避风波险，一日风波十二时。”东坡笑曰：“鲁直乃欲平地起风波也。”东湖老人因坡谷互有异同之论，故作[浣溪沙]、[鹧鸪天]各二阕云。（《乐府雅词》）

石林词跋

关注

右丞叶公，以经术文章为世宗儒。翰墨之余，作为歌调，亦妙天下。元符中，予兄圣功为镇江掾，公为丹徒尉，得其小词为多。是时妙龄气豪，未能忘怀也。味其词。婉丽绰有温、李之风。晚岁落其华而实之，能于简淡时出雄杰，合处不减靖节、东坡之妙，岂近世乐府之流哉？陈德昭始得之，喜甚。出以示余，挥汗而书，不知暑气之去也。诗云：谁能执热，逝不以濯。公词之能慰人心，盖如此。绍兴十七年七月九日，东庑关注书。（《百家词》）

注：《石林词》，作者叶梦得。竹坡老人词序

孙兢

竹坡先生少慕张右史而师之，稍长从李姑溪游，与之上下。其议论由是近得前辈作文关纽，其大者固已掀揭汉唐，凌厉骚雅，焯然名一世矣。至其嬉笑之余，溢为乐章，则清丽婉曲，当口口是岂苦心刻意而为之者哉？昔口口先生蔡伯评近世之词，谓苏东坡辞胜乎情，柳耆卿情胜乎辞，辞情兼称者，唯秦少游而已。世以为善评。虽然，耆卿不足道也，使伯世见此词，当必有以处之矣。凡一百四十八词，厘为三卷。乾道二年上元日，高邮孙兢序。（《百家词》）

注：《竹坡词》，作者周紫芝。竹坡老人词跋

周刊

先父长短句一百四十八阕，先是浔阳书肆开行，讹舛甚多，未及修正，适乡人经由宣城搜寻此，未得其半，遂以金受板东下。未几，好事者辐凑访求，鬻书者利其得，又复开成，然比宣城本为善，盖刊亲校讎也。去岁武林复得二章，今继于[忆王孙]之后。先父一时交游，如李端叔、翟公巽、吕居仁、汪彦章、元不伐，莫不推重。平生著述，缀集成七十卷，槧板襄阳。黄州开《楚

辞赘说》、《诗话》二集。尚有《尺牍》、《大闲录》、《胜游录》、《群玉杂嚼》藏其家，以俟君子广其传云。乾道九年闰正月十五日，男刊拜书。（《百家词》）徽庙御集序

赵构

口口口口室则泣，天性慈惠，克广一祖六宗之仁心，何勤如焉，何君比焉。故发为训词，则温厚之言也；推为典诰，则丁宁之诲也。以至指麾边机，（卞俞）度利害，英谋德意，修省戒惧，无不情文周密，动千百言。赋咏歌诗，垂于后昆者，盈于策牍。内禅之后，时有篇章，纵肆笔之，书造神化。自升灵太微，部佚不全。顾惟菲德，早膺慈训，夙夜思勉，不敢怠忽，爱命攸司，凡御府所藏，省寺所掌，刻于金石者哀集之，秘于人间者赏取之。编纂纂类，悉有次第，成书来上，得一百卷。恭览抽绎，如奉音容之（左日右卒）清，日表之明润。思惟曩昔军前，使回迎銮輿于应天，蒙亲解玉带以赐，岁月飘忽，缅怀恩育，涕泗无从。复依故实，谨为叙引，用昭示成宪，允伸远孝。若夫范围天地，表彰六经，与三才比隆，并二典同焕，诏百世至千万世，则期与子孙共祗于明训。臣构谨序。（《书画大观录》六云：首行阙五六字，自“室则泣”起“谨序”止，共五十二行。）（《彊村丛书》）酒边集序

胡寅

词曲者，古乐府之末造也。古乐府者，诗之旁行也。诗出于离骚楚辞，而骚词者，变风变雅之怨而迫、哀而伤者也。其发乎情则同，而止乎礼义则异。名曰曲，以其曲尽人情耳。方之曲艺，犹不逮焉。其去曲礼，则益远矣。然文章豪放之士，鲜不寄意于此者，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。唐人为之最工，柳耆卿后出，掩众制而尽其妙，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。及眉山苏氏，一洗绮罗香泽之态，摆脱绸缪宛转之度，使人登高望远，举首高歌，而逸怀豪气，超然乎尘垢之外。于是《花间》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。芻林居士，步趋苏堂而哢其（上载顶下肉）者也。观其退江北所作于后，而进江南所作于前，以枯木之心，幻出葩华，酌元酒之尊，而弃醇味，非染而不色，安能及此？余得其全集于公之外孙汶上刘荀子卿，反复厌饫，复以归之，因题其后。公宏才伟绩，精忠大节，在人耳目，固史载之矣。后之人昧其平生，而听其馀韵，亦犹读《梅花赋》而未知宋广平欤！武夷胡寅题。（《百家词》）

注：《酒边词》作者向子諲。跋韩忠武王词

楼钥

近见费补之袞《梁溪漫志》，绍兴间，韩蕲王自枢密使就第，放浪湖山，匹马数童，飘然意行。一日至湖上，遥望苏仲虎尚书宴客，蕲王径造其席，喜甚，醉归。翌日，折简谢，饷以羊羔，且作二词，手书以赠。苏公緘藏之

，亲题其上云：二阁三纸，勿乱动。淳熙丁未，苏公之子寿甫山丞太府，携以示蕲王长子庄敏公，庄敏以示余。字画殊倾欹，然其词乃林下道人语。庄敏云：先王生长兵间，不解书，晚年乃稍稍能之耳。嘉定改元，庄敏公次子枢密副都承旨带御器械杖，以二词石本见示，益信《梁溪》之说，但词中一二字不同耳。昔人有竞病之诗，及塞北烟尘之句，虽皆可称，殆未有超然物外如蕲王之旷达者也。（《适园丛书？攻（左女右鬼）题跋》卷七）

注：韩忠武王即韩世忠。芦川词原序

张广

叔祖芦川老人张公仲宗，讳元干，以文章学问驰誉宣、政间，官将作大匠，志尚林壑。方少壮时，挂冠谢事。靖康之元，上却敌书，见了翁谈世事于庐山之上。了翁曰：“犹有李伯纪在，子择而交之。”公敬受教，从之游，激昂奋发，作为歌词，有“人间鼻息鸣鼙鼓，遗恨琵琶旧语”之句。此志耿耿，殊非苟窃禄养阿附时好者之比。逮绍兴末，忤时相意，语及讥刺者悉搜去，掇拾其馀，得二百馀首。先叔提举椴木于家。广追念先志之不可不述，因得私识其略。尚有文集数百篇，姑俟作者并为之序云。绍熙甲寅侄孙朝议大夫端溪张广谨序。（文渊阁藏《四库全书》本）

注：《芦川词》，作者张元干。芦川居士词序

蔡戡

少监张公，早岁问道于了斋先生，学诗于东湖居士，凡所游从，皆名公胜流。年未强仕，挂神武冠，徜徉泉石，浮湛诗酒。又喜作长短句，其忧国忧君之心，愤世嫉邪之气，间寓于歌咏。绍兴议和，今端明胡公铨上书请剑，欲斩议者，得罪权臣，窜谪岭海，平生亲党，避嫌畏祸，唯恐去之不速。公作长短句送之，微而显，哀而不伤，深得三百篇讽刺之义。非若后世靡丽之词，狎邪之语，适足劝淫，不可以训。公博览群书，尤好韩集、杜诗，手之不释，故文词雄健，气格豪迈，有唐人风。公之子靖，哀公长短句篇，属予为序。余某晚出，恨不及见前辈。然诵公诗文久矣，窃喜载名于右，因请以送别之词，冠诸篇首，庶几后之人尝鼎一脔，知公此词不为无补于世，又岂与柳、晏辈争衡哉？公讳元干，字仲宗，自号芦川居士云。（《定斋案》卷十三）芦川归来集原序

曾 噩

士君子处世，不以富贵贫贱累其心者，其所养可知也。所养既厚，则所言者必劲正清峭，而无轻懦衰惫之气，前哲之士以文词鸣者，此也。孟子曰：“我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孟子之知言，自其所养之充也。韩子曰：“气，水也；言，浮物也。水大，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。”韩子所学，一独以孟子之传得其宗者，盖谓是也。故直而不倔，曲而不屈。孟子之书，可与风

、雅并传。而“汗澜、卓灼、两（上大下渊）澶、澄深”，李氏之以大振颓风序韩文，后之学者蔑以加于此矣。

芦川老隐之为文也，盖得江西师友之传，其气之所养，实与孟、韩同一本也。自其为太学生也，尝哀其亡友唐恣生诗帖，轴而藏之，则公之气概，固已蜚扬于学校中矣。及其仕于朝也，又以《幽岩尊祖》一节，直述其忠厚悃（悃副之左）之诚，公之孝友性成，皆是气之所形见也。宣和诸公，或言其所作殊有老成之风，无复少年书生之气；或言其平昔绝俗之文，今又见高世之行。是犹未睹其全集也。

公以强仕之年，遂挂冠之请，兹盖不以富贵贫贱累其心者。所养者大，所言者真，表里相符，声实相应，夫岂以嘲风咏月者所可同日语？宜乎近世名公，勉其孙以文集行于世，欲以见公之大节也。即公之文，验公之行，其作也古，其传也宜。

噩，里人也。敬慕三张之声价久矣。馆寓家塾，复得敛衽以受教于公之文集，凡哀集书启、古诗、律诗、赞、序等作，共十五卷。《幽岩尊祖录》一卷，附于其后。乐府二卷，见于别集，于是乎有考焉。公讳元干，字仲宗，任将作监，年方四十一已致仕，后赠正议大夫。邑人曾噩序。（《芦川归来棠》附录）跋张元干送胡邦衡词 周必大

长乐张元干，字仲宗，在政和宣和间已有能乐府声，今传于世号《芦川集》，凡百六十篇，以[贺新郎]二篇为首，其前遗李伯纪丞相，其后即此词。送客贬新州而以[贺新郎]为题，意其若曰失位不足吊，得名为可贺也。庆元丙辰五月十三日题。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一五六六《益公题跋》卷二）吕圣求词序 赵师（上山下乃）

世谓少游诗似曲，子瞻曲似诗，其然乎？至荆公[桂枝香]词，子瞻称之此老真野狐精也。诗词各一家，惟荆公备众作，艳体虽乐府柔丽之语，亦必工致，真一代奇材。后数十年，当宣和末，有吕圣求者，以诗名，讽咏中率寓爱君忧国意，不但弄笔墨清新俊逸而已。其忧国诗云：“忧国忧身到白头，此生风雨一沙鸥。”又云：“尚喜山河归帝子，可怜麋鹿入王宫。”痛伤诗云：“尘断征车口，云低虏帐深。古今那有此，天地亦何心。”释愤诗云：“未湔嵇绍血，谁发谏臣章。”赤心皆口，诗史气象。缙绅巨贤，多录稿家藏，但不窥全袂，未能为刊行也。一日，复得圣求词集一编，婉媚深窈，视美成、耆卿伯仲耳。余因念圣求诗词俱可以传后，惜不见他所著述，以是知世间奇才未尝乏也。士友辈将刻圣求词，求序于予，故予得言其大概。圣求居嘉兴，名滨老，尝位周行，归老于家云。嘉定壬申中秋，朝奉大夫成都路转运判官赵师（上山下乃）序。（《百家词》）

注：吕渭老，又名滨老，字圣求。杨补之词画跋

刘克庄

艺之至者不两能，善画者不必妙词翰，有词翰者不必工画。前代惟王维、郑虔兼之。维以词客画师自命，虔有三绝之名。本朝文湖州、李龙眠亦然。过江后称杨补之，其墨梅擅天下，身后寸纸千金。所制[柳梢青]十阙，不减《花间》、《香奁》及小晏、秦郎得意之作。词画既妙，而行书姿媚精绝，可与陈简斋相伯仲。顷见碑本，已堪宝玩，况真迹乎？孟芳此卷，宜题曰“逃禅三绝”。（《适园丛书·后村题跋》卷九）知稼翁词集序

曾丰

淳熙戊申，故考功郎、莆阳黄公公度之子沃通守临川。明年，临川人士得考功乐章，其题为《知稼翁词》。请钁之木，通守重于诺，于余乎质焉。余谓：乐始有声，次有音，最后有词，商那清庙等颂、汉郊祀等歌是也。夫颂类选有道德者为之，发乎情性，归乎礼仪，故商周之乐感人深。歌则杂出于无赖不羁之士，率情性而发耳。礼仪之归欤否也，不计也。故汉之乐感人浅。本朝太平二百年，乐章名家纷如也。文忠苏公，文章妙天下，长短句特绪馀耳，犹有与道德合者。缺月疏桐一章，触兴于惊鸿，发乎性情也；收思于冷洲，归乎礼义也。黄太史相多大以为非口食烟火人语，余恐不食烟火之人口所出，仅尘外语，于礼义遑计欤。考功所立不在文字，余于乐章窥之，文字之中所立寓焉。泉（左巾右莫）之解，非所欲去，而寓意于“邻鸡不管离情”之句。秘馆之除，非所就，而寓意于“残春已负归约”之句。凡感发而输写，大抵清而不激，和而不流，要其情性则适，揆之礼义而安，非能为词也，道德之美，腴于根而盎于华，不能不为词也。天与其年，苟夺之晚，俾更涵养，充而大之，窃意可与文忠相后先。顾余非识者，人未必以为然，尝试志卷端以归通守。通守与家为贤子，与时为才士，夫有志扬其先而不惮，钁之木则传者日益广，当有大识者出，为考功重其价焉。十二月五日，奉议郎新知静江府义宁县主管劝公事赐绯鱼袋曾丰序。（汲古阁《宋金词七种》）注：《知稼翁词》，作者黄公度。知稼翁词后记

黄沃

公既南归，适秦益公薨，于是大魁张九成、刘章、王佐、赵逵等以次除召。公在一辈中最久最滞，故首被命。登对便殿，言时病，上喜，劳问再三，面除尚书考功员外郎。朝论美其亲擢，知眷奖之渥，继见朝夕。无何，公得疾卒于位，享年四十有八。吁可痛哉！在时号知稼翁，因以名集，凡十一卷，先已命工钁木。而此，近方搜拾，未得其半，姑录而藏之，以传后裔，谨毋逸坠云。淳熙十六年重五日，男朝散郎权通判抚州军州兼管农营田事赐绯鱼袋沃手识

于卷末。（汲古阁《宋金词七种》） 题樵隐词

王木叔

《樵隐诗徐》一卷，信安毛平仲所作也。平仲为人傲世自高，与时多忤，独与锡山尤遂初厚善，临终以书别之，嘱以志墓。遂初既为墓志铭，又序其集。或病其诗文视乐府颇不逮，其然岂其然乎？乾道柔兆阍茂阳月，永嘉王木叔题。（《宋六十名家词》）

注：《樵隐词》，作者毛（千干）。读审斋先生乐府

梁文恭

审斋先生世稀有，曾是金陵一耆旧。万卷胸中星斗文，百篇笔下龙蛇走。渊源更擅麟史长，碑版肯居鳄文后。倚马常摧麈战场，脱腕难供扫愁帚。中州文献儒一门，异乡萍逢家百口。（审斋《谢解启》云：“少日羈孤，百口星分于异县；长年忧患，一身蓬转于四方。”）“恨极黄杨厄闰年，闲却玉堂挥翰手。夜光乾没世称屈，远枳卑栖价低售。漂摇何地著此翁，忘忧夜醉长沙酒。岂无厚禄故人来，为辨草堂留野叟。嗟余亦是可怜人，惭愧阿戎惊白首。一灯续得审斋光，多少达人为裔胄。（目卷）予憔悴五峰下，频寄篇来复相寿。年来事事淋过灰，尚有诗情闲情窦。有时信笔不自置，忆起居家吕窠臼。审斋乐府似《花间》，何必老夫疥篇右。（《百家词》）

注：王千秋号审斋。 燕喜词叙

陈

春秋列国之大夫聘会燕飨，必歌诗以见意，诗之可歌，尚矣。 后世《阳春白雪》之曲，其歌诗之流乎？沿袭至今，作之者非一。造意正平，措词典雅，格清而不俗，音乐而不淫，斯为上矣，高人胜士，寓意于风花酒月，以写夷旷之怀，又其次也。若夫宕荡于检绳之外，巧为淫褻之语以悦俚耳，君子无取焉，议者曰：少游诗似曲，东坡曲似诗。盖东坡平日耿介直谅，故其为文似其为人。歌《赤壁》之词，使人抵掌激昂而有击楫中流之心；歌[哨遍]之词，使人甘心淡泊而有种菊东篱之兴，俗士则酣寐而不闻。 少游情意妩媚，见于词则（禾农）艳纤丽，类多脂粉气味，至今脍炙人口，宁不有愧于东坡耶？同年检正曹公文雄学奥、节劲气俨，三十年台省旧人也。不辞小试，来游宣幕，使君大监状元詹公既深知之，一见其文集，尤加叹赏。叙而锓版于郡庠。名之曰《双溪》，因其居也。又以其所著乐府，可歌于闺门之内者，别为一集，名之曰《燕喜》，摭其实也。方其花朝月夕，少长团圜，尊俎之余，出而歌之，于以导嘻嘻怡怡之情。佳作乐事，萃于一门，近世之作未有者。（髭上左下彡右下巛）淳熙丁未，备倅于此，公馀请间，辱以见教，熟读三复，玩其辞而绎其意，岂非中有所本欤？吁！寥寥百馀年，继坡仙而作，非公而谁？中秋

前一日，长乐陈（髡上左下豸右下巽）。（四印斋汇刻《宋元三十一家词》）

注：《燕喜词》，作者曹冠。燕喜词跋

詹效之

宋广平铁石心肠，犹为梅花作赋，议者疑之。殊不知感物兴怀，归于雅正，乃圣门之所取，而亦何疑于广平乎？《语》曰：子与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而后和之，以见其详。复致意如此，无他焉，善言欲其不忘也。检正曹公，行兼几德，浑然天成；文章政事，渊源经术；廉介有守，既和且正。太守太监詹公，叹赏其文，摭其大略而刊诸宣城学宫。既有成集矣，复以所著乐府析为别集，名曰《燕喜》。窃尝玩味之，旨趣纯深，中含法度，使人一唱而三叹，盖其得于六义之遗意，纯乎雅正者也。昔王褒为益州刺史，作中和乐职，宣布诗出于一时歆羨，犹且选。好事者以鹿鸣之声习而歌之，至于转而上闻，汉宣帝褒美之。矧斯作也，和而不流，足以感发人之善心，将有采诗者播而颺之，以补乐府之阙，其有助于教化，岂浅浅哉！淳熙丁未仲夏望日，宣城丞鈞台詹效之书。（四印斋汇刻《宋元三十一家词》）跋曾文清诗词后

陈传良

予不及见文清公，然获从六卿原伯侍郎仲躬游甚久。意在都下时，文清夫人尚亡恙，生日当为寿，予与高炳如博士清原伯修拜母之敬。见诸妇各年六七十，盛服夹侍夫人出对客。已而原伯帅妇及诸孙罗拜奉觞，且遍饮客，乃罢。故家孝敬之风可观也。今见文清往还兄弟间诗词，又为之叹。（《止斋题跋》卷二）长短句序

陆游

雅正之乐微，乃有郑卫之音。郑卫虽变，然琴瑟笙磬犹在也。及变而为燕之筑，秦之缶，胡部之琵琶、篪篥，则又郑卫之变矣。风、雅、颂之后，为骚、为赋、为曲、为引、为行、为谣、为歌。千馀年后，乃有倚声制辞，起于唐之季世。则其变愈薄，可胜叹哉！予少时汨于世俗，颇有所为，晚而悔之。然渔歌菱唱，犹不能止。今绝笔已数年，念旧作终不可掩，因书其首以志吾过。淳熙己酉炊熟日，放翁自序。（《陆游集》）徐大用乐府序

陆游

古乐府有《东武吟》，鲍明远辈所作，皆名千载。盖其山川气俗，有以感发人意，故骚人墨客，得以驰骋上下，与荆州、邯郸、巴东三峡之类，森然并传，至于今不泯也。

吾友徐大用家本东武，呼吸食饮于夫阨淇之津，盖有以相其轶思者。故自少时，文辞雄于东州。比南归，以政事议论，显闻荐绅，愿不肯轻出其文以沽世取富贵，三十年犹屈治中别驾，澹然莫测涯涘。独于悲欢离合，郊亭水驿

，鞍马舟揖间，时出乐府辞，瞻蔚顿挫，识者贵焉。或取其数百篇，将传于世，大用复不可。曰。“必放翁以为可传，则几矣。不然，姑止。”予闻而叹曰：温飞卿作[南乡]九阙，高胜不减梦得[竹枝]，讫今无深赏音者，予其敢自谓知君哉。独感东武山川既堕胡尘中，而大用之才久伏不耀，故为之一言。绍熙五年三月庚寅，笠泽陆某务观序。（《渭南文集》）书钓台壁间何人新题后 朱熹

“不见严夫子，寂寞富春山。空留千丈危石，高出莫云端。想象羊裘披了，一笑两忘身世，来插钓鱼竿。肯似林间翮，飞倦始知还。

中兴主，功业就，鬓毛斑。驱驰一世人物，相与济时艰。独委狂奴心事，未羡痴儿鼎足，放去任疏顽。爽气动星斗，终古照林峦。”（此词实亦先生所作）

顷年屡过七里滩，见壁间有胡明仲丈题字刻石，拈出严公怀仁辅义之语，以厉往来士大夫，未尝不为之摩娑太息也。然亦不能尽记其语。后数十年再过，因觅其石，则已不复存。意或者恶闻而毁灭之也。独一老僧，年八十馀，能诵其词甚习，为予道之，俾书之册。比予未久而还，则亦为好事者裂去矣。因览两峰赵叟醉笔钓台乐府，偶记向所尝见一词，正与同调，并感胡公旧语，聊为书此。庆元己未人日，云谷老人云。

钓台旧有范公记，文词义甚伟，后人不容复措手矣。中间有江子我一记，独书作新岁月，最为得体。而粗述其以羊裘题轩客星命阁之意，名义亦为高雅。今屡经火，不知此石尚存否也？近年乃有作记，力辨严公非诡激素隐者；时邵康节作“安乐窝中好打乖”诗，明道程先生和之曰：“时止时行皆有命，先生不是打乖人。”而康节又复之，乃有“安知不是打乖人”之句。此言有味也。使严公而可作，当为此发一大笑云。（《晦庵题跋》卷三）张紫微雅词序 汤衡

昔东坡见少游《上巳游金明池》诗，有“帘幕千家锦绣垂”之句，曰，学士又入小石调矣。世人不察，便谓其诗似词，不知坡之此言，盖有深意。夫镂玉雕琼、裁花剪叶，唐末诗人非不美也，然粉泽之工，反累正气。东坡虑其不幸而溺乎彼，故援而止之，惟恐不及。其后元祐诸公，嬉弄乐府，寓以诗人句法，无一毫浮靡之气，实自东坡发之也。于湖紫微张公之词，同一关键。始公以妙年射策魁天下，不数岁，入直中书，帝将大用之。未几，出守四郡，多在三湖七泽间。何哉？衡谓兹地自屈贾题品以来，唐人所作，不过柳枝、竹枝词而已，岂以物色分留我公，要与“大江东去”之词相为雄长，故建牙之地，不于此而于彼也欤。建安刘温父博雅好事，于公文章翰墨，尤所爱重。片言只字，莫不珍藏。既哀次为法帖，又别集乐府一编，属予序之，以冠于首。衡尝获

从公游，见公平昔为词，未尝著稿，笔酣兴健，顷刻即成，初若不经意，反复究观，未有一字无来处。如《歌头》、《凯歌》、《登无尽藏》、《岳阳楼》诸曲，所谓骏发踔厉，寓以诗人句法者也。自仇池仙去，能继其轨者，非公其谁与哉？览者击节，当以予为知言。乾道辛卯六月望日，陈郡汤衡撰。（《影刊宋金元明本词》）注：《紫微雅词》，作者张孝样，因其曾官中书舍人故也。

于湖先生雅词序

陈应行

苏明允不工于诗，欧阳永叔不工于赋，曾子固短于韵语，黄鲁直短于散语，苏子瞻词如诗，秦少游诗如词，才之难全也，岂前辈犹不免耶？紫微张公孝祥，姓字风雷于一世，辞彩日星于群英，其出入皇王，纵横礼乐，固已见于万言之陞对。其判花视草，演丝为纶，固已形于尺一之诏书。至于托物寄情，弄翰戏墨，融取乐府之遗意，铸为毫端之妙词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散落人间，不知其几也。比游荆湖间，得公《于湖集》所作长短句，凡数百篇，读之冷然洒然，真非烟火食人辞语。予虽不及识荆，然其潇散出尘之姿，自在如神之笔，迈往凌云之气，犹可以想见也。使天假之年，被之声歌，荐之郊庙，当其英茎韶（左音右上草下隹）间，作而递奏，非特如是而已。一日凤鸟去，千年梁木摧。予深为公惜也。于湖者，公之别号也。昔陈季常晦其名，自称为龙丘子，曾作《无愁可解》，东坡为之序引，世之不知者遂以龙丘为东坡之号，予故表而出之。乾道辛卯仲冬朔日，建安陈应行季陆序。（《影刊宋金元明本词》）

书张伯和诗词后

朱熹

右紫微舍人张伯和父所书。其父子诗词以见属者，读之使人奋然有禽灭雠虜、扫清中原之意。淳熙庚子，刻置南康军之武观，以示文武吏士。（《晦庵题跋》卷三）跋张于湖念奴娇词真迹 魏了翁

张于湖有英姿奇气，著之湖湘间，未为不遇，洞庭所赋，在集中最为杰特。方其吸江酌斗，宾客万象时，讵知世间有紫微青琐哉！余客唐安湖上，计孟甫袖以见访，是日八月既望，后此者盖四十有七年矣，抚卷太息，书而归之。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一五九七《鹤山题跋》卷二）松坡居士词跋

黄汝嘉

右松坡居士乐府一卷，大丞相祁国京公帅蜀时所赋也。公以镇抚之暇，酬唱盈编，抑扬顿挫，吻合音律，岷峨草木，有荣耀焉。汝嘉辄再侵木豫章学宫，附子诗集之后，惟公之词翰春容，随所寓而有，尚须编加哀次，将续刊之。庆元己未八月初吉，门下士莆田黄汝嘉谨识。（《百家词》）

注：京镗号松坡居士。双溪诗余自序

王炎

古诗自风雅以降，汉魏间乃有乐府，而曲居其一。今之长短句，盖乐府曲之苗裔也。古律诗至晚唐衰矣，而长短句尤为清脆，如么弦孤韵，使人属耳不厌也。予于诗文本不能工，而长短句不工尤甚。盖长短句宜歌而不宜诵，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妙之声。予为举子时，早夜治程文，以幸中于有司，古律诗且未暇著意，况长短句乎？三十有二始得一第，未及升斗之粟而慈亲下世，以故家贫清苦，终身家无丝竹，室无姬侍，长短句之腔调，素所不解。终丧得簿崇阳，逮今又五十年，而长短句所存者不过五十馀阙，其不工可知。今之为长短句者，字字言闺阨事，故语懦而意卑。或者欲为豪壮语以矫之，夫古律诗且不以豪壮语为贵，长短句命名曰曲，取其曲尽人情，惟婉转妩媚为善，豪壮语何贵焉？不溺于情欲，不荡而无法，可以言曲矣。此炎所未能也。曹公论鸡跖曰：食之无益，弃之可惜。此长短句五十馀阙，亦鸡跖之类也，故哀而集之，因发其意于首云。（四印斋汇刻《宋元三十一家词》）稼轩词序

范开

器大者声必闳，志高者意必远。知夫声与意之本原，则知歌词之所自出。是盖不容有意于作为，而其发越著见于声音言意之表者，则亦随其所蓄之浅深，有不能不尔者存焉耳。世言稼轩居士辛公之词似东坡，非有意于学坡也，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，则不能不坡若也。坡公尝自言与其弟子由为文口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，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之所为。公之于词亦然：苟不得之于嬉笑，则得之于行乐；不得之于行乐，则得之于醉墨淋漓之际。挥毫未竟而客争藏去。或闲中书石，兴来写地，亦或微吟而不录，漫录而焚稿，以故多散逸。是亦未尝有作之之意，其于坡也，是以似之。虽然，公一世之豪，以气节自负，以功业自许，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，果何意于歌词哉，直陶写之具耳。故其词之为体，如张乐洞庭之野，无首无尾，不主故常；又如春云浮空，卷舒起灭，随所变态，无非可观。无他，意不在于作词，而其气之所充，蓄之所发，词自不能不尔也。其间固有清而丽、婉而妩媚，此又坡词之所无，而公词之所独也。昔宋复古，张乖崖方严劲正，而其词乃复有禾农纤婉丽之语，岂铁石心肠者类皆如是耶。开久从公游，其残膏剩馥，得所霑焉为多。因暇日裒集冥搜，才逾百首，皆亲得于公者。以近时流布于海内者率多贗本，吾为此惧，故不敢独闕，将以祛传者之惑焉。淳熙戊申正月元日门人范开序。（《稼轩词甲集》）

注：《稼轩词》，作者辛弃疾。辛稼轩集序

刘克庄

自昔南北分裂之际，中原豪杰率陷没殊域，与草木俱腐。虽以王景略之才

，不免有失身苻氏之愧。口建炎省方画淮而守者三十馀年矣，其间北方骁勇自拔而归，如李侯显忠、魏侯胜，士大夫如王公仲衡、辛公幼安，皆著节本朝，为名卿将。辛公文墨议论尤英伟磊落。乾道绍熙奏篇及所进《美芹十论》、上虞雍公《九议》，笔势浩荡，智略辐凑，有权书衡论之风。其策完颜氏之祸，论请绝岁币，皆验于数十年之后。符离之役，举一世以咎任事将相，公独谓张公虽未捷，亦非大败，不宜罪去。又欲使李显忠将精锐三万出山东，使王任、开赵、贾瑞辈领西北忠义为前锋。其论与尹少稷、王瞻叔诸人绝异。乌（上虎头下乎字），以孝皇之神武，及公盛壮之时，行其说而尽其才，纵未封狼居胥，岂遂置中原于度外哉。机会一差，至于开禧，则向之文武名臣欲尽，而公亦老矣。余读其书而深悲焉。世之知公者，诵其诗词，而以前辈谓有井水处皆倡柳词，余谓耆卿直留连光景歌咏太平尔；公所作大声鞞鞞，小声铿鍠，横绝六合，扫空万古，自有苍生以来所无。其禾农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。余幼皆成诵。公嗣子故京西宪口欲以序见属，未遣书而卒，其子肃具言先志。恨余衰惫，不能发斯文之光焰，而姑述其梗概如此。（《后村大全集》卷九十八）

辛稼轩词序

刘辰翁

词至东坡，倾荡磊落，如诗如文，如天地奇观，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；然犹未至用经用史，牵雅颂入郑卫也。自辛稼轩前，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。及稼轩横竖烂漫，乃如禅宗棒喝，头头皆是；又如悲笳万鼓，平生不平事并卮酒，但觉宾主酣畅，谈不暇顾。词至此亦足矣。然陈同父效之，则与左太冲入群媪相似，亦无面而返。嗟乎，以稼轩为坡公少子，岂不痛快灵杰可爱哉，而愁髻龇齿作折腰步者阉然笑之。《敕勒之歌》拙矣，风吹草低之句，与大风起句高下相应，知音者少顾。稼轩胸中今古，止用资为词，非不能诗，不事此耳。斯人北来，喑鸣鸷悍，欲何为者；而谗摈销沮，白发横生，亦如刘越石。陷绝失望，花时中酒，托之陶写，淋漓慷慨，此意何可复道。而或者以流连光景、志业之终恨之，岂可向痴人说梦哉。为我楚舞，吾为若楚歌，英雄感怆，有在常情之外，其难言者未必区区妇人孺子间也。世儒不知哀乐，善刺人，及其自为，乃与陈若山等。嗟哉伟然，二丈夫无异。吾怀此久矣，因宜春张清则取《稼轩词》刻之，复用吾请。清则少游杭浙，有奇志逸气，必能仿佛为此词者。（《须溪集》卷六）

书舟词序

王 称

程正伯以诗词名，乡之人所知也。余顷岁游都下，数见朝士，往往亦称道正伯佳句，独尚书尤公以为不然，曰正伯之文，过于诗词。此乃识正伯之大者也。今乡人有欲刊正伯歌词，求余书其首，余以此告之，且为言正伯方为当途

诸公以制举论荐，使正伯惟以词名世，岂不小哉？则曰：“古乐府亦文尔，初何损于正伯之文哉？”余用是乐为书之。虽然，昔晏叔原以大臣子，处富贵之极，为靡丽之词，其政事堂中旧客，尚欲其捐有馀之才，益未至之德者，盖叔原独以词名尔，他文则未传也。至少游、鲁直则兼之。故陈无己之作，自云不减秦七、黄九，是亦推尊其词尔。余谓正伯为秦、黄则可，为叔原则不可。绍熙甲寅端午前一日，王称季平序。（《百家词》）

注：《书舟词》，作者程垓。和石湖词后记

陈三聘

大参相公望重百僚，名满四海。有志之士，愿见而不可得者也。一日，客怀诗词数十篇相示曰：“此大参范公近所作也。”三聘正容敛衽登受，谢客曰：“夫珍奇之观，得一而足，况坐群玉之府，心目为之洞骇。足之至者，止于此乎？客之赐厚，无以加。”既去，披吟累日，辄以芜言属韵，可笑其不自量矣！然使三聘获登龙门，宾客之后尘，与闻黄钟大吕之重，平时之愿，至足于此。则今日狂率之意，无乃自为他时之地哉！至于良玉武夫，杂然前陈，兹固不免于罪戾，尚可（官走之）耶。东吴陈三聘梦（弓弓反文）谨书。（《彊村丛书》）题坦庵词

尹 觉

词，古诗流也，吟咏情性，莫工于词。临淄、六一，当代文伯，其乐府犹有怜景泥情之偏，岂情之所钟，不能自己于言耶？坦庵先生，金闺之彦，性天夷旷，吐而为文，如泉出不择地。连收两科，如俯拾芥，词章乃其馀事。人见其模写风景、体状物态，俱极精巧，初不知得之之易，以至得趣忘忧，乐天知命，兹又情性之自然也。因为编次，俾锲诸木，观者当自识其胸次云。门人尹觉先之叙。（《宋六十名家词》）

注：《坦庵词》，作者赵师侠。题白石词

黄 升

姜夔字尧章，自号白石道人，中兴诗家名流，其《岁除舟行十绝》脍炙人口。词极精妙，不减清真乐府。其间高处，有美成所不能及。善吹箫，自制曲，初则率意为长短句，然后协以音律云。居鄱阳，进乐书，免解，不第而卒。花庵词客题。（《宋六十名家词》）跋嘉泰刊本

赵与峕

歌曲特文人馀事耳，或者少谐音律。白石留心学古，有志雅乐，如会要所载，奉常所录，未能尽见也。声文之美，概具此编。嘉泰壬戌，刻于云间之东岩，其家转徙自随，珍藏者五十载。淳祐辛亥，复归嘉禾郡斋。千岁令威，夫岂偶然！因笔之以识岁月。端午日，菊坡赵与峕书。（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）

)方壶诗余自序

汪莘

唐宋以来，词人多矣。其词主乎淫，谓不淫非词也。余谓词何必淫？顾所寓何如尔！余于词，所爱喜者三人焉。盖至东坡而一变，其豪妙之气，隐隐然流出言外，天然绝世，不假振作。二变而为朱希真，多尘外之想，虽杂以微尘，而其清气自不可没。三变而为辛稼轩，乃写其胸中事，尤好称渊明。此词之三变也。余平昔好作诗，未尝作词。今五十四岁，自中秋之日至孟冬之月，随所寓赋之，得三十篇，乃知作词之乐，过于作诗，岂亦昔人中年丝竹之意耶。每水阁闲吟，山亭静唱，甚自适也。则念与吴中诸友共之，欲各寄一本，而穷乡无人佣书，乃刊本而模之。盖以寄吾友尔，匪敢播诸众口也。嘉定元年仲冬朔日，柳塘汪莘叔耕书。（《彊村丛书》）笑笑词序

詹傅

傅窃闻之，下士闻道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为道。乐然后笑，人不厌其笑，则知笑之为辞，盖一名而二义也。遁斋先生以宏博之学，发为经纬之文，形于言语议论，著于发策决科，高妙天下，模楷后学。以其绪余寓于长短句，岂惟足以接张于湖、吴敬斋之源流而已。窃窥其措辞命意，若连冈平陇，忽断而后续；其下语造句，若奇葩丽草，自然而敷荣。虽参诸欧、苏、柳、晏，曾无间然。而先生自谓诗不甚工，棋不甚高，常以自娱。人或从而笑之，岂非类下士之闻道也欤？先生亦有时而笑人，岂非得乐然后笑之笑也欤？窃尝盥浴诵[瑞庆节]之词，如“福若高宗，太平赛过仁祖”之句，则知爱君之意为甚厚。送太夫人之词，如“别驾奉安舆，前呵方塞途”之句，则知尊亲之心为甚笃。如“妇姑夫妇孙和子，同住人间五百年。”“花县飞鳧舄，芝庭捧鹤书”之句，则知庆源流长，椿桂争芳，卓为当世之伟观。如“一笑对西风”，如“一声啼鵙五更钟”之句，则知有言外不尽之意，殆不食烟火人所作。近世词人，如康伯可，非不足取，然其失也诙谐。如辛稼轩，非不可喜，然其失也粗豪。惟先生之词，典雅纯正，清新俊逸，集前辈之大全而自成一家之机轴。傅稽山末学，璧水书生，天假厚幸，获遇先生，展骥雄藩，傅深愧。栖鸾下邑，首蒙知遇，赐以珠玉。敛衽庄诵，玩味三复，不容自嘿。辄推原笑笑之旨，记于篇云。时太岁庚午，嘉定三祀，仲春既望，会稽詹傅敬书。（《彊村丛书》）

注：《笑笑词》，作者郭应祥。笑笑词后记

滕仲因

词章之派，端有自来，溯源徂流，盖可考也。昔闻张于湖一传而得吴敬斋，再传而得郭遁斋，源深流长，故其词或如惊涛出壑，或如皱縠纹江，或如净

练赴海，可谓冰生于水而寒于水矣。长沙刘氏书坊既以二公之词侵诸木，而遁斋《笑笑词》独家塾有本。一日，予叩遁斋，愿并刊之，庶几来者知其气脉。且以成湘中一段奇事。况三公俱尝任是邦，则珍词妙句，岂容有其二而阙其一。遁斋笑而可之。于是并书于后云。嘉定元年立春日，宋人滕仲因谨书。（《彊村丛书》）石屏词跋

真德秀

戴复古诗词，高处不减孟浩然。予叨金銮夜直，顾不能邀入殿庐中，使一见天子，余之愧多矣。嘉定甲戌四月哉生魄，建安真德秀书。（《百家词》）梅溪词序

张 鎡

关雎而下三百篇，当时之歌词也，圣师删以为经。后世播诗章于乐府，被之金石管弦，屈宋班马，由是乎出。而自变体以来，司花傍辇之嘲，沈香亭北之咏，至与人主相友善。则世之文人才士，游戏笔墨于长短句间，有能瑰奇警迈，清新闲婉，不流于（左言旁右拖右旁）荡污淫者，未易以小伎言也。余扫轨林扃，草长门径。一日闻剥啄声。园丁持谒入，视之，汴人史生邦卿也。迎坐竹荫下，郁然而秀整。俄起谓余曰：“某自冠时，闻约斋之号，今亦既有年矣，君自益湮晦达，某以是来见，无他求。”袖出词一编，余惊，笑而不答。生去，始取读之，大凡如行帝苑仙嬴，辉华绚丽，欣眇骇接。因掩卷而叹曰：有是哉！能事之无遗恨也。盖生之作，辞情俱到，织绡泉底，去尘眼中，妥帖轻圆，特其余事。至于夺苕艳于春景，起悲音于商素，有瑰奇警迈，清新闲婉之长，而无（左言右拖右旁）荡污淫之失。端可以分镳清真，平倪方回，而纷纷三变行辈，几不足比数。山谷以行谊文章，宗匠一代，至序小晏词，激昂婉转，以伸吐其怀抱，而“杨花谢桥”之句，伊川犹称可之。生满襟风月，鸾吟凤啸，锵洋乎口吻之际者，皆自漱涤书传中来，况欲大肆其力于五七言，回鞭温韦之途，掉鞅李杜之域，跻攀风雅，一归于正，不于是而止。虽然，余方以耽泥声律而颠踣摈弃，今又区区以勉生，非惑耶？若览斯集者，不楛于玄黄牝牡，哀沈而悼未遇，实系时之所尚。余老矣，生鬓发未白，数路得人，恐不特寻美于汉，生姑待之。生名达祖，邦卿其字云。嘉泰岁辛酉五月八日，张牟兹功甫序。（《宋六十名家词》）

注：《梅溪词》，作者史达祖。题梅溪词

姜 夔

梅溪词奇秀清逸，有李长吉之韵，盖能融情景于一家，会句意于两得也。（《百家词》）风雅遗音序

林正大

古者燕飧则歌诗章。今之歌曲，于宾主酬献之际，盖其遗意。乃若花朝月夕，贺筵祖帐，捧觞称寿，对景抒情，莫不有歌随寓而发。然风雅寥邈，郑卫纷纭，所谓声存而操变者，尤愈于声操俱亡矣。则怀似人之见，得无有感于昔人之思乎？世尝以陶靖节之《归去来》、杜工部之《醉时歌》、李谪仙之《将进酒》、苏长公之《赤壁赋》、欧阳公之《醉翁记》类凡十数，被之声歌，按合宫羽。尊俎之间，一洗淫哇之习，使人心开神怡，信可乐也。而酒酣耳热，往往歌与听者交倦，故前辈为之隐括，稍入腔调。如《归去来》之为[哨遍]，《听颖师琴》为[水调歌]，《醉翁记》为[瑞鹤仙]。掠其语意，易繁而简，便于讴吟，不惟可以燕寓欢情，亦足以想象昔贤之高致。余酷爱之，每辄效顰而忘其丑也。余暇日阅古诗文，撷其华粹。律以乐府，时得一二，哀而录之，冠以本文，目曰《风雅遗音》。是作也，婉而成章，乐而不淫，视世俗之乐，固有间矣。岂无子云者出，与余同好，当一唱三叹而有遗味焉。嘉泰壬戌，日南至随庵林正大敬之书。（《宋元名家词》）自题长短句后

刘克庄

春端帖子让渠侬，别有诗馀继变风。压尽晚唐人以下，托诸小石调之中。蜀公喜柳歌仁庙，洛叟讥秦渫上穹。可惜今世同好者，樽前忆杀老花翁。（《后村大全集》卷三十四）汤野孙长短句跋

刘克庄

孙花翁死，世无填词手。后有黄孝迈，近又有汤野孙，惜花翁不及见。此事在人赏好，坡、谷亟称少游，而伊川以为褻渎，莘老以为放泼。半山惜耆卿谬用其心，而范蜀公晚喜柳词，客至辄歌之。余谓坡、谷怜才者也。半山、伊川、莘老卫道者也。蜀公感熙宁、元丰多事，思至和、嘉祐太平者也。今诸公贵人，怜才者少，卫道者多，二君词虽工，如世不好何？然二君皆约而在下，世故忧患不入其心，姑以流连光景、歌咏太平为乐，安知他日无蜀公辈人击节赏音乎！（《适园丛书·后村题跋》卷十三）翁应星乐府序

刘克庄

曩余使江左，道崇安，君袖诗谒余于逆旅。余读而奇之。访其家世，君曰：“浩堂，吾兄也。”余叹息曰：“君可为难弟矣！”别去一甲子，不与君相闻，君忽贻书，抄所作长短句三十馀阙寄余。其说亭鄣堡戍间事，如荆卿之歌、渐离之筑也。及为闺情春怨之语，如鲁女之啸，文姬之弹也。至于酒酣耳热，忧时愤世之作，又如阮籍康衢之哭也。近世唯辛、陆二公，有此气魄。君其慕藎者欤？然长短句当使雪儿啭春莺辈可歌，方是本色。范蜀公晚喜柳词，以为善形容太平。伊川见小晏“梦魂惯得无拘检，又踏杨花过谢桥”之句，笑曰：“鬼语也。”噫！此老先生亦怜才耶。余谓君当参取柳、晏诸人以和其声

，不但词进，而君亦自此官达矣。（《后村大全集》卷九十七）跋刘叔安感秋八词

刘克庄

长短句昉于唐，盛于本朝，余尝评之：耆卿有教坊丁大使意态，美成颇偷古句，温李诸人，困于才寻拙；近岁放翁、稼轩，一扫纤艳，不事斧凿，高则高矣，但时时掉书袋，要是一癖。叔安刘君落笔妙天下，间为乐府，丽不至褻，新不犯陈，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，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，周柳、辛陆之能事，庶乎其兼之矣。然词家有长腔、有短阕，坡公[戚氏]等作，以长而工也；唐人[忆秦娥]之词曰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，[清平乐]之词曰“夜夜常留半被，待君魂梦归来”，以短而工也。余见叔安之似坡公者矣，未见其似唐人者。叔安当为余尽发秘藏，毋若李卫公兵法，妙处不以教人也。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一五六九《后村题跋》卷二）虚斋乐府自序

赵以夫

唐以诗鸣者千余家，词自《花间集》外不多见，而慢词尤不多。我朝太平盛时，柳耆卿、周美成羨为新谱，诸家又增益之，腔调备矣。后之倚其声者，语工则音未必谐，音谐则语未必工，斯其难也。余平时不敢强辑，友朋间相勉属和，随辄弃去。奚子偶于故书中得断稿，又于黄玉泉处传录数十阕，共为一编。余笑曰，文章小技耳，况长短句哉，今老矣，不能为也。因书其后，以志吾过。淳祐己酉中秋，芝山老人。（《影刊宋金元明本词》）黄孝迈长短句跋

刘克庄

为洛学者皆崇性理而抑艺文，词尤艺文之下者也，昉于唐而盛于本朝。秦郎“和天也瘦”之句，脱换李贺语耳，而伊川有褻渎上穹之诮，岂惟伊川哉！秀上人罪鲁直劝淫，冯当世愿小晏损才补德，故雅人修士，相戒不为。或曰：“鲁庵亦为之，何也？”余曰：议论至圣人而止，文字至经而止。“杨柳依依，雨雪霏霏”，非感时伤物乎？“鸡栖日夕”，“黍离麦秀”，非行役吊古乎？“熠濯宵行”、“首如飞蓬”，非闺情别思乎？宜鲁庵之为之也。鲁庵已矣，子孝迈英年，妙才超轶，词采溢出，天设神授，朋侪推独步，耆宿避三舍。酒酣耳热，倚声而作者，殆欲摩刘改之、孙季蕃之垒。今士非黄策子不暇观，不敢习，未有能极古今文章变态节奏，而得其遗意如君者。昔孔氏欲其子为周南、召南，而不欲其面墙，他日与人歌而善。必使反之而后和之。盖君所作，原于二南，其善者虽夫子复出，必和之矣。乌得以小词而废之乎？（《适园丛书？后村题跋》卷八）再题黄孝迈长短句

刘克庄

十年前曾评君乐章，耄矣，复睹新腔一卷，赋梨花云：“一春花下，幽恨

重重。又愁晴，又愁雨，又愁风。”水仙花云：“自侧金卮，临风一笑，酒容吹尽。恨东风，忙去薰桃染柳，不念淡妆人冷。”又云：“惊鸿去后，轻抛素袜。杏无音信，细看止怕，蕊仙不肯让梅花。”俊莫春云：“店舍无烟，关山有月。梨花满地，二十年好梦不曾圆合。而今老都休矣。”其清丽，叔原、方回不能加；其绵密，（左马右浸右旁）（左马右浸右旁）秦郎“和天也瘦”之作矣。昔和凝贵显时，称“曲子相公”；韩偓屋抗节唐季，犹以《香奁》为累。推本朝庐陵、临淄二公，于高文大册之外，时出一二，存于集者可见也。君他文皆工，余恐其为乐章所掩，因以箴之。（《适园丛书？后村题跋》卷十）跋刘澜乐府

刘克庄

刘君澜尝请方蒙仲序其诗以示余，余曰：诗当与诗人评之，蒙仲文人，非诗人，安能评诗。今又请余评其词，余谢曰：词当叶律，使雪儿春莺辈可歌，不可以气为色，君所作未知叶律否。前辈惟耆卿、美成尤工，君其往问之。读余此评者必笑曰：君谓蒙仲不能评诗，君顾能评词乎？（《后村大全集》卷一百零九）凉州鼓吹自序

柴望

《凉州鼓吹》，山翁诗馀稿也，诗馀以鼓吹名，取谐歌曲之律云耳。夫诗可以歌功德、被金石而垂无穷，其来尚矣。自蕢桴土鼓，泄而韶濩；桑间濮上，转而郑卫；玉树后庭，变而霓羽；于是亡国之音肆，正雅之道熄，悲夫！词起于唐而盛于宋，宋作尤莫盛于宣靖间，美成、伯可各自堂奥，俱号称作者。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，[暗香]、[疏影]等作，当别家数也。大抵词以隽永委婉为上，组织涂泽次之，呼嗥叫啸抑末也。唯白石词登高眺远，慨然感今悼往之趣，悠然托物寄兴之思，殆与古[西河]、[桂枝香]同风致。视青楼歌红窗曲万万矣，故余不敢望靖康家数，白石衣钵或仿佛焉。故以鼓吹名，亦以自况云尔，幸同志者谅之。宋逋臣柴望识。（《彊村丛书》）龟峰词跋

陈合

长吉、卜享夫，俱不尽其才而死，世人工诃丑好，卒然而定，自古勋业之士皆然，重可哀也已。刚父兄悼其旧作已轶，盖尝所哢嚅者，惜不及见之。甲辰悖五所斋陈容公储父。

《龟峰词》，有所斋诸兄为之跋，安用复著赘语，漫书癸卯冬所作怀旧一绝系于后，陈合惟善。（《百家词》）。

注：《龟峰词》，作者陈人杰。胡汲古乐府序

林景熙

唐人《花间集》，不过香奁组织之辞，词家争幕效之，粉泽相高，不知其

靡，谓乐府体固然也。一见铁心石肠之士，哗然非笑，以为是不足涉吾地。其习而为者，亦必毁刚毁直，然后宛转合宫商，妩媚中绳尺，乐府反为情性害矣。乐府，诗之变也。诗发乎情，止乎礼义，美化厚俗，胥此焉寄！岂一变为乐府，乃遽与诗异哉？宋秦、晁、周、柳辈，各据其垒，风流酝藉，固亦一洗唐陋，而犹未也。荆公《金陵怀古》，末语“后庭遗曲”，有诗人之讽。裕陵览东坡月词，至“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”，谓苏轼终是爱君。由此观之，二公乐府，根情性而作者，初不异诗也。严陵胡君汲古，以诗名，观其乐府，诗之法度在焉。清而腴，丽而则，逸而敛，婉而庄。悲凉于残山剩水，豪放于明月清风，酒酣耳热，往往自为而歌之。所谓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一出于诗人礼义之正。然则先王遗泽，其独寄于变风者，独诗也哉！（《霁山集》卷五） 玉田词题辞

郑思肖

吾识张循王孙玉田先辈，喜其三十年汗漫南北数千里，一片空狂怀抱，日日化而为醉。自仰扳姜尧章、史邦卿、卢蒲江、吴梦窗诸名胜，互相鼓吹春声于繁华世界，飘飘徵情，节节弄拍，嘲明月以谑乐，卖落花而陪笑。能令后三十年西湖锦绣山水，犹生清响，不容半点新愁飞到游人眉睫之上，自生一种欢喜痛快。岂无柔劣少年，于万花丛中，唤取新莺稚蝶，群然飞舞下来，为之赏听。三外野人所南郑思肖书于无何有之乡。（《山中白云词》龚本）

玉田词题辞

仇远

读《山中白云词》，意度超玄，律吕协洽，不特可写青檀口，亦可被歌管荐清庙，方之古人，当与百石老仙相鼓吹。世谓词者诗之涂，然词尤难于诗，词失腔犹诗落韵，诗不过四五七言而止，词乃有四声五音均拍重轻清浊之别，若言顺律舛，律协言谬，俱非本色。或一字未合，一句皆废，一句未妥，一阙皆不光采，信戛戛乎其难。又怪陋邦腐儒，穷乡村叟，每以词为易事，酒边兴豪，即引纸挥笔，动以东坡、稼轩、龙洲自况，极其至四字[沁园春]、五字[水调]、七字[鹧鸪天]、[步蟾宫]，拊几击缶，同声附和，如梵呗，如步虚，不知宫调为何物，令老伶俊娼，面称好而背窃笑，是岂足与言词哉！予幼有此癖，老颇知难，然已有三数曲流传朋友间，山歌村谣，是岂足与叔夏词比哉。古人有言曰：“铅汞交炼而丹成，情景交炼而词成。”指迷妙诀，吾将从叔夏北面而求之。山村居士仇远。（《山中白云词》龚本） 山中白云词序

邓 牧

古所谓歌者，诗三百止尔。唐宋间始为长短句，法非古意，然数百年来工者几人，美成、白石，逮今脍炙人口。知者谓丽莫若周，赋情或近俚；骚莫若

姜，放意或近率。今玉田张君无二家所短，而兼所长，“春水”一词，绝唱千古，人以“张春水”目之。盖其父寄闲先生善词名世，君又得之家庭所传者。中间落落不偶，北上燕南，留宿海上，憔悴见颜色。至酒酣浩歌，不改王孙公子蕴藉。身外穷达，诚不足动其心、馁其气与？岁庚子相遇东吴，示予词若干首，使为序云。钱唐邓牧。（《西泠词萃》） 玉田词题辞

陆文奎

“词”与“辞”字通用，《释文》云：“意内而言外也。”意生言，言生声，声生律，律生调，故曲生焉。《花间》以前无杂谱，秦、周以后无雅声，源远而派别也。西秦玉田张君著《词源》上下卷，推五音之数，演六六之谱，按月纪节，赋情咏物，自称得声律之学于守斋杨公、南溪徐公。淳祐、景定间王邸侯馆，歌舞升平，君王处乐，不知老之将至，梨园白发，鬚鼻宫蛾眉，馀情哀思，听者泪落。君亦因是弃家，客游无方，三十年矣。昔柳河东铭姜秘书，闵王孙之故态；铭马淑妇，感讴者之新声，言外之意，异世谁复知者。览君词卷，抚几三叹。江阴陆文奎。（《山中白云词》龚本） 玉田词跋

钱良祐

乙卯岁余以公事留杭数月，而玉田张君来寓钱塘县之学舍。时主席方子仁，始与余交，道玉田来所自，且怜其才，而不知余与玉田交且旧也，因相从欢甚。玉田为况落寞似余，其故友处（虞）伯雨方为西湖福真费修主，闻之遂挽去。子仁与余买小舟并湖同为道客，伯雨为设茗具馔盘，旋日入而归。玉田尝赋[台城路]咏归杭一词，录此卷后。其词云：“当年不信江湖老，如今岁华惊晚。路改家迷，花空荫落，谁识重来刘阮。殊乡顿远。甚犹带羁怀，雁凄蛩怨。梦里忘归，乱浦烟浪片帆转。闲门休叹故苑。杖藜游冶处，萧艾都遍。雨色云西，晴光水北，一洗怡然心眼。行行渐懒。快料理幽寻，酒瓢诗卷。赖有湖边，时时鸥数点。”（《词源》附录） 跋吴激小词

洪迈

先公在燕山，赴北人张总侍御家集。出侍儿佐酒，中有一人，意状摧抑可怜，叩其故，乃宣和殿小宫姬也。坐客翰林直学士吴激，赋长短句纪之，闻者挥涕。其词曰：“南朝千古伤心地，还唱后庭花。旧时王谢，堂前燕子，飞向谁家。恍然相遇，仙姿胜雪，宫髻堆鸦。江州司马，青衫湿泪，同是天涯。”激字彦高，米元章婿也。（《容斋题跋》卷二）题闲闲书赤壁赋（应是词）后

（金）元好问

夏口之战，古今喜称道之，东坡赤壁词殆戏以周郎自况也。词才百许字而江山人物无复余蕴，宜其为乐府绝唱。闲闲公乃以仙语追和之，非特词气放逸，绝去翰墨畦径，其字画亦无愧也。辛亥夏五月，以事来太原，借宿大悲僧舍

，田侯秀实出此轴见示。闲闲七十有四，以壬辰岁下世；今此十二日其讳日也。感念畴昔，怅然久之，因题其后。赤壁，武元真所画。门生元某谨书。（《遗山先生文集》卷四十，四部丛刊初编）新轩乐府引（金）元好问

唐歌词多宫体，又皆极力为之。自东坡一出，情性之外，不知有文字，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。虽时作宫体，亦岂可以宫体概之。人有言，乐府本不难作，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。此殆以工拙论，非知坡者。所以然者，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，时猝为外物感触，满心而发，肆口而成者尔，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，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？小夫贱妇且然，而谓东坡翰墨游戏，乃求与前人角胜负，误矣。自今观之，东坡圣处，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，不得不然之为工也。坡以来，山谷、晁无咎、陈去非、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，吟咏情性，留连光景，清壮顿挫，能起人妙思。亦有语意拙直，不自缘饰，因病成妍者，皆自坡发之。近岁新轩张胜予亦东坡发之者欤。新轩三世辽宰相家，从少日滑稽玩世，两坡二枣，所谓入其室而啖其炙者，故多喜而谑之之辞，及随计两都作霸诸彦。时命不偶，十得补掾中台。时南狩已久，日薄西山，民风国势，有可为太息而流涕者，故又多愤而吐之之辞。予与新轩臭味既同，而相得甚欢，或别之久而去之远，取其歌词读之，未尝不洒然而笑，慨焉以叹，沉思而远望，郁摇而行歌，以为玉川子尝孟谏议贡馀新茶至四盃发轻汗时，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，真有此理。退之听颖师琴云：昵昵儿女语，恩怨相尔汝。忽然变轩昂，勇士赴敌场。吾恐颖师不足以当之。予既以此论新轩，因说向屋梁子，屋梁子不悦曰：麟角、兰畹、尊前、花间等集，传播里巷，子妇母女交口，教授，淫言媠语，深入骨髓，牢不可去，久而语（与）之俱化。浮屠家谓笔墨劝淫，当下犁舌之狱，自知是巧，不知是业。陈后山追悔少作，至以语业命题，吾子不知耶？离骚之悲回风、惜往日，评者且以露才扬己、怨怼沉江少之，若孤愤、四愁、七哀、九悼、绝命之辞，穷愁志自怜赋，使乐天知命者见之，又当置之何地耶？治乱，时也，遇不遇，命也。衡门之下，自有成乐，而长歌之哀，甚于痛哭，安知愤而吐之者，非呼天称屈耶？世方以此病吾子，子又以及新轩，其何以自解？予谓屋梁子言，子颇记谢东山对右军哀乐语乎？年在桑榆，正赖丝竹陶写，但恐儿辈觉，损此欢乐趣耳。东山似不应道此语，果使儿辈觉，老子乐趣遂少减耶？君且道如诗仙王南云所说大美年卖珠楼前风物，彼打硬头陀与长三者三礼，何尝梦见。在岁早寅十月望日，河东元某题。（《遗山先生文集》卷三十六，四部丛刊初编本）遗山自题乐府引（金）元好问

世所传乐府多矣，如山谷渔父词：“青箬笠前无限事，绿蓑衣底一时休，斜风细雨转船头。”陈去非怀旧云：“忆昔午桥桥下饮，坐中都是豪英；长

沟流月去无声，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。三十年来成一梦，此身虽在堪惊。闲登高阁赏新晴，古今多少事，渔唱起三更。”又云：“高咏楚辞酬午日，天涯节序匆匆。榴花不似舞裙红，无人知此意，歌罢满帘风。万事一身伤老矣，戎葵凝笑墙东。酒杯深浅去年同，试浇桥下水，今夕到湘中。”如此等类，诗家谓之言外句。含咀之久，不传之妙隐然眉睫间，惟具眼者乃能赏之。古今之人，莫不饮食，鲜能知味。譬之羸（左牛右字）老羝，千煮百炼，椒桂之香逆于人鼻，然一吮之后，败絮满口，或厌而吐之矣。必若金头大鹅，盐养之再宿，使一老奚知火候者烹之，肤黄肪白，愈嚼而味愈出，乃可言其隽永耳。岁甲午，予所录《遗山新乐府》成，客有谓予者云：“子故言宋人诗大概不及唐，而乐府歌词过之，此论殊然。乐府以来，东坡为第一，以后便到辛稼轩，此论亦然。东坡、稼轩即不论，且问遗山得意时，自视秦、晁、贺、晏诸人为何如？”予大笑，拊客背云：“那知许事，且（左口右敢）蛤（虫利）。”客亦笑而去。十月五日，太原元好问裕之题。（《彊村丛书》）乐府雅词引

曾 卞 造

余所藏名公长短句，裒合成篇，或后或先，非有论次。多是一家，难分优劣。涉谐谑则去之，名曰《乐府雅词》。九重传出，以冠于篇首，诸公转踏次之。欧公一代儒宗，风流自命，词章幼眇，世所矜式。当时小人或作艳曲，谬为公词，今悉删除。凡三十有四家，虽女流亦不废。此外又有百馀阙，平日脸炙人口，咸不知姓名，则类于卷末，以俟询访，标目拾遗云。绍兴丙寅上元日，温陵曾卞造引。（《词学丛书》）梅苑序

黄大舆

自琼林、琪树、瑶华、绿萼之异不列于人间，目所常玩，如予东园之梅，可以首众芳矣。若夫呈研月夕，夺霜雪之鲜；吐嗅风晨，聚椒兰之酷，情涯殆绝，鉴赏斯在。莫不抽毫遣滞，劈采舒聚，召楚云以兴歌，命燕玉以按节。然则《妆台》之篇，《宾筵》之章，可得而述焉。己酉之冬，予抱疾山阳，三径扫迹，所居斋前更植梅一株，晦朔未逾，略已粲然。于是录唐以来词人才士之作以为斋居之玩。目之曰《梅苑》者，诗人之义，托物取兴。屈原制骚，盛列芳草，今之所录，盖同一揆。聊书卷目，以贻好事云。岷山耦耕黄大舆载万序。（《梅苑》）

花庵绝妙词选序

黄升

长短句始于唐，盛于宋。唐词具载《花间集》，宋词多见于曾端伯所编。而《复雅》一集，又兼采唐宋，迄于宣和之季，凡四千三百余首，吁亦备矣。况中兴以来，作者继出，及乎近世，人各有词，词各有体，知之而未见，见之

而未尽者，不胜算也。暇日裒集，得数百家，名之曰《绝妙词选》。佳词岂能尽录，亦尝鼎一臠而已；然其胜丽如游金、张之堂，妖冶如揽嫱、施之祛，悲壮如三闾，豪俊如五陵，花前月底，举杯清唱，合以紫箫，节以红牙，飘飘然作骑鹤扬州之想，信可乐也！亲友刘诚甫谋刊诸梓，传之好事者，此意善矣。又录予旧作数十首附于后，不无珠玉在侧之愧，有爱我者，其为删之。淳祐己酉百五，玉林。（《词苑英华》）花庵词选序

胡德方

古乐府不作，而后长短句出焉。我朝钜公胜士，娱戏文章，亦多及此，然散在诸集，未易遍窥。玉林此选，博观约取，发妙音于众乐并奏之际，出至珍于万宝毕陈之中，使人得一编可以尽见词家之奇，厥功不亦茂乎？玉林早弃科举，雅意读书，间从吟咏自适。阁学受斋游公尝称其诗为晴空冰柱，闽帅秋房楼公闻其与魏菊庄为友，并以泉石清士目之。其人如此，其词选可知矣。淳祐己酉上巳，前进士胡德方季直序。（《词苑英华》）复雅歌词序

（鱼同）阳居士

孟子尝谓：“今之乐犹古之乐。”论者以为：今之乐，郑、卫之音也，乌可与《韶》、《夏》、《濩》、《武》比哉？孟子之言，不得无过！此说非也。《诗》三百五篇，商、周之歌词也，其言止乎礼义，圣人删取以为经。周衰，郑、卫之音作，诗之声律废矣。汉兴，制氏犹传其铿锵。至元、成间，倡乐大盛，贵戚、五侯、定陵、高平外戚之家，淫侈过度，至与人主争女乐，而制氏所传，遂泯绝无闻矣。《文选》所载乐府诗，《晋志》所载《矐石》等篇，古乐府所载其名三百，秦汉以下之歌词也。其源出于郑、卫，盖一时文人有所感发，随世俗容态而有所作也。其意趣格力，犹以近古而高健。更五胡之乱，北方分裂，元魏、高齐、宇文氏之国，咸以戎狄强种，雄据中夏，故其讴谣，淆糅华夷，焦杀急促，鄙俚俗下，无复节奏，而古乐府之声律不传。周武帝时，龟兹琵琶工苏祇婆者，始言七均；牛洪、郑译因而演之，八十四调，始见萌芽。唐张文收、祖孝孙讨论郊庙之歌，其数于是乎大备。迄于开元、天宝间，君臣相与为淫乐，而明宗犹溺于夷音；天下薰然成俗。于是才士始依乐工拍但之声，被之以辞，句之长短，各随曲度，而愈失古之“声依永”之理也。温、李之徒，率然抒一时情致，流为淫艳猥褻不可闻之语。吾宋之兴，宗工巨儒，文力妙天下者，犹祖其遗风，荡而不知所止。脱于芒端，而四方传唱，敏若风雨，人人歆艳咀味，尊于朋游尊俎之间，以是为相乐也。其韞骚雅之趣者，百一二而已。以古推今，更千数百岁，其声律亦必亡无疑。属靖康之变，天下不闻和乐之音者，一十有六年。绍兴壬戌。诞敷诏音，弛天下乐禁。黎民欢（才卞），始知有生之快。讴歌载

道，遂为化国。由是知孟子以“今乐犹古乐”之言，不妄矣。（祝穆《新编古今事文类聚》续集卷二十四）